

百年
中篇小说
名家经典

BAINIAN
ZHONGPIAN
XIADISHUO
MINGJIAJINGDIAN

总主编
本册主编

何向阳
何向阳



新

南丁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XIN
新
—
LÜ
绿
—

南丁 著

百
年
中
篇
小
说
名
家
经
典

BAYIAN
ZHONGPIAN
XIAOSHUO
MINGJIAJINGDIAN

总主编 何向阳

本册主编 何向阳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绿/南丁著;何向阳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3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何向阳总主编)
ISBN 978-7-5559-0572-1

I.①新… II.①南…②何…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542号

选题策划 陈杰 杨彦玲
责任编辑 李亚楠
书籍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陈炜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8
字数 136 000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一种文体与 一百年的民族记忆

何向阳（丛书总主编）

自 20 世纪初,确切地说,自 1918 年 4 月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诞生伊始,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这个一百年的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录记,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真实。将这一

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的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的民族心灵的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丝剥茧,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的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以至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更大一部分是它的社会人众的灵魂的素描,如果没有鲁迅,仍在阿Q精神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带有阿Q相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的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的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学家

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只是一种称谓,其篇幅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或年份涵盖长、短篇而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我曾在一篇言及年度小说的序文中讲到一个观点,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

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他的个人的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篇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70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我们今天的编选带来了困难,所以在新文学的现代部分以及当代部分的前半段,我们选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Q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所以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

“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而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对之命名得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感动我的还有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在出版业不免利润驱动的今天，他们的眼光和气魄有所不同。

2017年5月29日 郑州

神

音

王家兴最害怕的是潘淑芝的那一对眼睛。

其实，那一对眼睛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看起来是温和的，一点没有凶恶得叫人害怕的地方。一对平平常常的农村少妇的眼睛。而王家兴却害怕它，他在那眼睛里看到了放射出的幸福的光彩时，也就看到了自己的灾难。他害怕看到它，可是，他和潘淑芝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差不多每天都要碰到她，有时一天要碰到好几次，碰到她时，就总也要看到他所害怕的那一对眼睛。王家兴每一次遇见潘淑芝，总是笑一笑，点点头，招呼说“吃过了吗，李大嫂？”这一类的话。

潘淑芝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报之一笑，多半是不说什么的，王家兴在这笑声里也仿佛听到了于自己不利的事情的兆头。他又害怕这笑声，又想听这笑声；他又害怕那一对眼睛，又想看那一对眼睛。他害怕，是因为它们老是使他心惊肉跳忐忑不安，老以为自己在下一分钟就要倒霉。他想看一看那一对眼睛或是听一听那笑声，是想从它们里面侦察一下

这女人的心思，是想看出一点什么来，听出一点什么来。

王家兴长久地患着失眠症。夜夜他听着老婆和孩子的鼾声，自己也努力地闭紧眼，却睡不着。听到了一点响声，他就惊得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瞪着门、窗。有时，他也爬起来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对面潘淑芝屋里的窗纸上是否还有亮。他恨潘淑芝恨得牙都要咬碎了，他躺在床上想：这女人是什么都不顾的，连她丈夫的叔伯哥哥都检举了。枪毙李玉山那天他也在那里，那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可是现在想起来那红的血白的脑浆，他还是直发抖。他想总有一天这女人也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命运，也许就是明天，也许就是今天夜里。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就恐怖地爬了起来，从门缝里偷偷地看着潘淑芝的窗子。

有一天，已经夜深，王家兴看到潘淑芝的窗子还亮着，他的心猛一跳，想：这女人在捣什么鬼，半夜三更的。一个要杀死潘淑芝的念头闪到他的脑子里，他摸到了一把菜刀，轻轻地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潘淑芝的窗前，看到了映在窗纸上的潘淑芝的影子，还听到了“沙沙”的声音，那是钢笔写在纸上所发出来的。王家兴在心里“哼”了声，又在心里说：

“你这个鬼娘儿们，写我的材料呢，叫你写，叫你写！一会儿就叫你见阎王。”

他用左手试了试刀的锋刃，轻轻地敲了敲门。

“谁？”声音大得击碎了夜的寂静，差不多整个大院子

都能听见，而门却没有开，窗纸上的人影也一下消失了。

王家兴没有敢回答，像猫那样又偷偷溜回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好久都没有把激烈跳动的心平复下来。他喘着气，咬着牙，后悔自己的软弱，竟没有把那女人杀死，偷偷地溜了回来。以前的“种”哪里去了？六尺的大汉子都给他宰了，手都没有哆嗦一下，今天却叫一个小女人吓了回来。他想：有这女人在，不但自己这村代表主任坐不稳，连命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丢了。他又想：刚才她听出是谁来了吗？我的老天爷。想到这里，他又哆嗦着爬了起来，从门缝里看去，对面的窗子没有亮，大院子里一片乌黑。他轻轻地啐了一口，紧紧地握着拳头，心里说：

“迟早，迟早，你这个鬼娘儿们。”

第二天，王家兴故意找机会碰见潘淑芝，看她的眼睛，并找话和她说。潘淑芝和往常一样报之一笑，不多说什么。可是，王家兴却觉得她笑得有些异样，他觉得她的眼睛好像是说：

“昨天夜里你想干什么？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杀人犯！”

他伪称头疼，一天没到别的地方去，只盯视着潘淑芝是否把昨天夜里写的材料送到乡里去了。

二

王家兴害怕潘淑芝是有道理的。

可是，他想杀害潘淑芝的那天夜里，潘淑芝却并不是在写他的材料。潘淑芝在给自已的丈夫李玉田写信。李玉田在城里一家木工作坊做工。这村子离城有六十多里路，三五个月他才回来看看妈妈和妻子，有时候，只是碰上过年过节才回来住上三五天，就又赶回城里去。李玉田不常回来，一来是路远，二来是作坊的活儿忙，三来是他和潘淑芝结婚六七年了，结婚的第二年添了个小男孩，可是那小男孩还没长到一岁就夭折了。据婆婆说是那孩子命短。这以后，潘淑芝就再没有生育过。婆婆常为此事唠叨，丈夫的心里也是老大的不痛快。没有孩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就不像个家的样子。但李玉田之所以不常回来，最主要的还是他与潘淑芝的感情不好，他并不爱自己的妻子，妻子不会给自己生儿子，妻子检举自己的叔伯哥哥，都招致了他的不满。潘淑芝呢，也不像一般的妻子盼着丈夫那样盼着李玉田回来，老没有在一起好好地生活过，对于她，好像也习惯了。

那天夜里，潘淑芝给丈夫写信，是写自己怀孕了，叫他再回来时带些红糖扯些布。本来潘淑芝并不想把怀孕的事写信告诉丈夫，红糖、布什么的在村子的合作社里也都能够买到，而且怀孕才三个月，离分娩也还早。可是，满心高兴

地盼着孙子的婆婆，要媳妇写信给儿子，好叫儿子早知道好早高兴。潘淑芝自己也为快做妈妈了高兴。白天人来人往的又加上没有工夫，她就在夜间等婆婆睡了，铺开一张纸，凭着在民校学来的那些字，在慢慢地往纸上写。

潘淑芝费了好大的劲写好了，从头到尾地看一遍，字有大有小，又歪歪扭扭的，觉得不好。她换了一张纸，重新开头写，正写到一半时，传来了我们前边说过的那轻轻的敲门声。在静寂的夜里，轻轻的敲门声总是比重重的敲门声更为可怕，它显得鬼鬼祟祟。因此，潘淑芝才惊恐地大声喊出来：

“谁？”

这女人很机警，她连忙吹灭了灯，却不开门，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声，她更知道那敲门的人不是个好人。

她那一声喊叫，把婆婆也惊醒了。婆婆问怎么回事，她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婆婆就又睡了。

潘淑芝也躺上了床，心怦怦跳地揣测着那不怀好意的敲门的人是谁。她先以为是民兵李三娃。李三娃看潘淑芝虽是二十五六的人了，却还长得年轻标致，丈夫又不常回来，就有意多接近她。他与潘淑芝从土改闹翻身那会儿就混得熟了。三娃有意接近潘淑芝那时候，还没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也不多，他就常常帮潘淑芝家做些活儿，如挑挑水什么的，并且说：

“大嫂，大哥不在家，有什么事支使我好了。”

慢慢地他就和潘淑芝愈益亲热起来，慢慢地他就说些叫女人听了要心动的话来。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开完会回来，走在路上，三娃乘着黑乘着没有人，竟一把抱住潘淑芝要亲她，潘淑芝放下了脸子说：

“我要喊了，你这个鬼。”

三娃死死地抱住她，纠缠住说：

“嫂子，就这一回，就这一回，嫂子。”

潘淑芝死命地挣脱了他的怀抱，说声：

“来人了。”

三娃一下在黑暗里没有了影子，潘淑芝自己也连忙跑回了家。

那以后的第二天，三娃来过一次，潘淑芝没有给他好脸子看，三娃悻悻地走了，就再也没有来过。潘淑芝也没有看见过他。

潘淑芝以为就是这个李三娃来敲门的。她觉得自己的脸都发烧了。

她想：这个鬼也是，年轻力壮的，那么多的姑娘不去找，偏要来找我。她这样想，也不知是怪怨三娃，还是为自己高兴。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潘淑芝想到三娃的有力的臂膀，想到他的憨厚的脸庞，那脸上流露出孩子似的天真。她有些惶惑：是什么力量使自己拒绝了这个人？这是一个好的女人、好的妻子的本能吗？她惶惑不解，又连忙想到刚才给丈夫写的信，想到肚子里的

孩子，她害臊得全身都发烧了。她把薄薄的被子掀开了一半，好叫自己清醒些。她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

“不行，不行，要对得起丈夫，对得起孩子啊。不能叫别人看笑话啊。李三娃，你这个鬼，你这个鬼啊。”

但是，她心里的这段话，是这样的没有力量，以至连她自己也不大相信。

她好久没有睡着，继续猜想着那敲门的人是谁。

她想也许不是李三娃，院子里的大门是闭着的，三娃总不会翻墙头过来吧。为什么想到那是三娃呢？为什么一定是三娃呢？真不害羞啊。

那就是院子里的人，对，一定是院子里的人。

院子里的人，那是谁呢？

这院子连潘淑芝家一共住了四户人家，一户是李玉山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一户是李金山，他是李玉山的哥哥，也是由于潘淑芝的检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家里剩下的也是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再一户就是王家兴，王家兴家里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儿。

就这么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大人小孩都是恨潘淑芝的，都以为是这个女人害了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平常见面多半不多说什么闲话。

潘淑芝想，李金山、李玉山家只有妇道人家和小孩子，不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半夜敲人家的门。是谁呢，是王家兴吗？